一滴寒露送秋凉

王怀君

秋渐深，秋意渐浓。寒露于清晨的枝叶上凝结，寒露节气便到了。

寒露来临的日子，李奶奶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出门看天气，然后到院子里的菜园看看秋白菜和萝卜的叶子是否舒展鲜活。入秋后，她最担心突然变天，没有突然降温或者霜冻来袭，那些白菜、萝卜就还能生长，菜心就会抱得更紧，萝卜就会长得更瓷实。

李奶奶爱花，菜园的旁边她专门开出了一小块田，种她喜爱的花。如今，别的花都谢了，而大丽花和菊花却开得正艳。大丽花叶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的花朵却夺人眼球，挺拔的花枝上，一朵朵艳丽的花朵热烈地绽放，花瓣像织锦、像丝绒，排列整齐，层层叠叠，像是精心雕琢出来的。李奶奶喜欢菊花。白的菊花像雪，淡雅素洁，一点都不浮躁；黄的似金，富丽而不媚俗。从春天到夏天，菊花从不显山露水，就那么默默生长。当菜园里其他花开败时，菊花才把它所有的美丽拿出来献给了秋天。李奶奶喜欢花朵大的菊花，她特别爱菊花的样子，那花瓣一条条、一缕缕的，略有些弯曲，中间的花瓣向里卷曲，四周的向外舒展，又有些下垂，就像孙女天然的卷发，柔柔的，密密层层，宛若一个个大的绣球。这时节，在农村，能看到如此漂亮的花，真不容易。大丽花、菊花开的时候，邻居们有事没事就爱往李奶奶家跑，来了，就流连花前，赞叹不已，对花的喜爱一点也不逊于李奶奶。

李奶奶明白，花色虽好，可还是经不住霜露的侵袭，就像菜园里的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曾经那么繁茂，却早已零落，就连它们的枝干藤蔓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菜园旁边的桃树、杏树、李子树，叶子已经有了浓厚的霜色，不少已飘零散落，那一片片黄叶，写满了岁月的风华，就像老伴头顶上的华发，在岁月的风霜中已凋落得稀稀疏疏，叶儿渐少的枝丫间，不再显得拥挤，空旷敞亮了许多，日见稀疏泛黄的叶子间绽放着的，只有常来叽叽喳喳鸣叫的麻雀和两只喜鹊。好在靠近院墙处的一棵山楂树叶子还稠密，红红的山楂果一簇一簇攒在枝叶间，像一盏盏点亮的灯笼，照亮李奶奶脸上幸福的笑容。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李奶奶在院墙脚处种了几株南瓜，南瓜藤长到院墙上，绿色的、金黄的、大大小小的南瓜挂了一院墙；几根半米多长的丝瓜在一棵枣树上摇曳着；屋檐下的水泥地上整齐地码放着掰回来不久的玉米，暖阳下，金灿灿的，透着丰收的喜气。

寒露是深秋的节令，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它的前边连着秋分，再过半月，便是霜降，寒露于无声之间完美地实现着凉与寒的过渡。一滴寒露送秋凉，一个寒字，拉近了秋季与冬天的距离，这时的气温虽然算不上寒冷，但晨与夜，已有了让人瑟缩的深深的寒意。“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暮愁衣单。”在农村，已经有人家生起了火炉，早晚时候，燃一炉旺火，炉上放一把水壶，火炉散发着炙人的热浪，壶里的水很快作响，热气袅袅弥漫开来，一室之内，很快便有了融融的暖意，一家人谈笑间也便有了温度。即便还没有生起炉火的，还有一盘热炕带给人温热。晚饭时候，炕洞里煨几块炭火，或者燃几根木柴，红红的火苗在炕洞里舞蹈，火舌舔着炕面，整个炕就暄暖起来。炕一热，屋里的凉气就被逼出了屋外，家就不觉得阴冷了。于是，那个夜晚，躺在热乎乎的炕上，浑身舒坦，连睡梦都是温暖的。

在北方，伴随着寒露而至，这时候才真的有了秋天的模样。

走出家门，徘徊于城市边缘的绿地或者郊野，那些曾经蓬勃葳蕤的生命在讲述秋天的故事。那些生命，经历着春绿秋黄，在季节的更迭中，呈现着各自不同的生命状态。从春到秋，城里乡下，处处繁花似锦，绿意盎然，因了这样的秀丽，便成了鸟儿们的天堂。此时，布谷鸟空灵的叫声早已听不见了，那么多悦耳的虫吟鸟鸣声也消失了，曾经热闹的树林间只留下游走的风与叶的落寞寂寥。燕子早已南归，农家屋檐下的燕窝已成空巢，巢里几根遗落的纤毫似乎还残留着它们的体温。

秋风是渲染的妙手。一滴寒露，片片叶黄。秋风中，绿意变得斑斓，或黄或红、或紫或橙，绚烂多彩。秋风过处，总有枯黄了的叶子被风带走，飘飘摇摇，翩然翻飞，轻盈的舞姿，似为它的一生做最后的谢幕。

曾经娇艳的花朵，经历了风风光光鲜艳一生后，已零落成泥。“寒花已开尽，菊蕊独盈枝。”古人把寒露分为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菊有黄花。诸花皆不言，而此独言之，以其华于阴而独盛于秋也。”此时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因而这个时候便有“菊月”之称。“飒飒秋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秋风中，白的、黄的、紫色的菊花，正昂首挺胸，热烈绽放，在寒露中炫耀“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傲然，繁盛婀娜的美艳与草木的萎靡形成强烈反差，让钟爱的手不忍采之。没有蜂与蝶的嘤嘤嗡嗡、翩翩起舞，菊，于孤寂的繁华里，蓬勃着自己的芬芳。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因了凉风、衰黄、凋落，撩拨了文人骚客潜伏于内心深处多愁善感的琴弦，怜惜于一芥草木即将走向终结的生命，看着霜露中绿意渐少的叶片，一怀诗情油然而生，让这深秋多了一番诗意，也多了几许忧郁。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还是别负了这装点江山的深秋之景，放下对叶落秋黄的一怀悲悯，趁着冬寒还没有到来，趁着云淡天高，选个尚好的天气，与家人或好友，哪怕是独自一人，到广阔的原野去看看秋天，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秋阳尚好，寒流还在远方，李奶奶菜园里的白菜和萝卜还有些时日生长。这晴好的天气，定会将秋凉还暖，也会将秋露温润。李奶奶也定会有一个丰盈的收成。

秋意醉诗

王慧琴

牵着风的衣袂，漫步在秋的原野。陌上的小雏菊、格桑花、芦花、狗尾巴草轻轻地摇曳，静静地绽放。

时光无痕，却给草木染上了沧桑。

风走云卷，我们经历了几场秋雨，几次花落。飘零的叶子，如纷飞的蝴蝶。斑斓中透着些许惆怅，又有几分厚重。

喜欢这样的季节，不冷不热，阳光照在身上，温暖舒适，有一份禅意的空灵。喜欢这蓝天白云澄澈、明净、高远；也喜欢这秋的韵味，如一个丰姿绰约的女子，璎珞作响，长发如云，素色的长裙在风中飞扬。

我们一路捡拾秋的美丽，一路丢弃不堪的沉重，让一颗疲惫的心，在秋的怀抱里释然。

金秋让世间的一切，有了深沉，厚重的底蕴，也有了一份安静从容的内敛。

往事记忆，在岁月深处沉淀为一泓秋波，潋滟着生命的欢喜与忧伤。让秋成为笔下最美的词章，心中最美的乐章。

咏秋

贾一民

岁月何时问过人，
三伏转瞬已秋深。
寒欺旷野枫林晚，
冷骗池塘菡萏魂。
落叶无弦惊鹤梦，
飞蝉有韵扰莺心。
众生归怨它多事，
总惹蓝天信步云。

赏秋

李连山

历尽炎威羽扇收，
闲心缓步乐郊游。
金风玉露层林染，
月桂霜英遍野留。
雁去衡阳编队列，
鸦啼塞上绕琼楼。
桑榆莫叹斜晖淡，
快意徜徉忘俗忧。

秋景

冯万礼

秋雨缠绵天渐凉，
风摇树动叶飘黄。
草尖沾露晶莹透，
稻谷满仓瓜果香。

壮美宁夏

夏谦

雄区回汉意融融，
塞上江南入画中。
贺兰横亘擎天漠，
六盘高峰砺英雄。
黄河润野滋沃土，
古陵兵沟纪勋功。
策马长车开盛景，
孤烟落日壮苍穹。

温柔是一堂“必修”课

马娟娟

有次从高速返程回家，路上大女儿忽然转头对爸爸说：“爸爸，给我们讲个笑话吧！”她爸爸略一思索，缓缓开口：“明天早上，你们妈妈起床之后，就会变得特别温柔。”话音刚落，两个女儿瞬间笑得前仰后合。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在孩子们心里，竟成了一个和“温柔”毫不沾边的形象。细想下来，大抵和我的职业脱不开干系。

常年面对几十个孩子，说话干脆利落，做事要立竿见影，久而久之，性子便磨得干脆，语气也不自觉变得严厉。习惯了在课堂上立规矩，回到家，那份紧绷感常常来不及卸下。面对孩子磨蹭、调皮，第一反应往往是催促、管教，而非轻声细语地温柔安抚。

孩子们习惯了我板着脸督促作业、纠正习惯，便理所当然地觉得，妈妈天生就是严肃、急躁的模样。他们不懂，我所有的严厉，不过是希望她们能养成好习惯，将来少走弯路。

夜深人静，看着熟睡的孩子，我也常常心生愧疚。何尝不想做一个温柔和善、柔声细语的妈妈？可现实里，工作的琐碎、生活的疲惫压在身上，那份温柔总被急躁裹挟。

我也曾无数次反思，是不是自己把工作里的惯性带回了家。十几年讲台生涯，早已习惯看见问题，立刻纠错、即刻改正。这份职业素养成了本能，不自觉就转移到了孩子身上。

可回到家，我是两个女儿的妈妈，本该柔软、松弛、慢慢说话。但很多时候，角色切换不过来。紧绷了一天的神经，很难在推开门的一瞬间全然放松。孩子们稍有拖拉、松懈，我就忍不住拔高声调，语气里全是不满。

我也清楚，孩子们心里其实什么都懂。她们笑那句“妈妈明天会变温柔”，一半是玩笑，一半是期盼。她们盼着我能卸下一身疲惫，放下教师的铠甲，只做那个会好好说话、会耐心倾听的妈妈。

每次吼完孩子，看着她们怯生生低下头的样子，我心里都会一阵刺痛。我知道，自己的急躁，不过是白天积攒的疲惫无处安放，无意间发泄在了最亲近的人身上。

往后的日子，我学着在进门之前先做几次深呼吸，告诉自己：放下严肃，只做妈妈。学着在想发火时先停顿几秒，把到嘴边的责备换成轻声的提醒。哪怕进步很慢，哪怕偶尔还是控制不住，我也愿意慢慢改。

因为我深深明白，职业带给我的是责任，而孩子需要的，是妈妈的温柔。

吴忠秋韵

李成西 摄

青逸湖畔

徐政文

清晨，东边天际的一抹火烧云，像被谁悄悄点燃，顺着地平线慢慢铺展，一点点漫向清逸湖的方向。霞光漫过湖面，连风都染上了暖融融的橘色。湖边的小花、小草全都顶着一颗晶莹剔透的露珠。

“白老师，跑几圈了？”

“我们几个跑三圈了。”

“刘老师，上班去吗？哎吆，你走得好快，我们空着手都跟不上。”

“徐老师，加油！”

张师傅的队伍走过来了，他们当中有原青铜峡市修造厂的退休职工，有住在青逸湖附近的退休教师，还有个体从业者。三年多时间，他们经常在青逸湖走一走、跑一跑、伸伸胳膊做做操。

白老师、刘老师是青铜峡市有名的画家和书法家。青逸湖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写生作画的灵感，更成了他们健身醒脑、感悟人生的地方。有人夸他们说，他们画荷花、写荷花，又围着荷花池健身康养，荷花的清雅高洁早已渗进了他们的灵魂，所以才养出了一身诗画般的才情。

这是一个双休日。湛蓝的湖水把蓝天、白云、树木、高楼，还有湖里的花草、亭台、水榭、廊桥，全都收进了怀里，犹如一幅巨大的水幕画。如果真是这样，那湖北边沙滩上的大脚丫、小脚丫，红裙子、绿裙子、黑裙子、白裙子，就是这幅画里最生动的点睛之笔。柔软的沙滩上，一群群小家伙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看护下玩得尽兴。有的在水边挖泥筑坝；有的瞪大眼睛想抓小鱼；有的用柳条编花环，还有的在沙地上画画。更热闹的是，有的跟哥哥掰手腕，有的凑到姥姥跟前学着鸟叫……

“儿子，快看，荷花上落着一架‘直升机’呢！”

“妈妈，你骗人，爸爸给我买的直升机好大，是军绿色的。这是蜻蜓，是我们的朋友，幼儿园老师教过。”

说话的是一个四岁小孩，满脸是汗，却一脸不服气，脚踩一双旱冰鞋稳稳停在妈妈身边。他刚才正和小伙伴比赛，听见妈妈的招呼声，才从人行步道上滑了过来。

蜜蜂、蝴蝶、蜻蜓煽动着翅膀从晨练的人群中飞过，它们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悬浮在空中，一会儿又轻飘飘地落在花头。

在人人都喜欢的青逸湖里，荷花才是真正的主角。那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荷花，像极了害羞的小姑娘，鼓鼓的花骨朵儿裹着粉嫩的花衣，在翠绿的荷叶间悄悄探出头来，等着绽放的那一刻。叽叽叽、嘎嘎嘎，小鸟们也赶来凑热闹，鸭妈妈领着一群小鸭子，一会儿钻进芦苇丛，一会儿又游到荷叶底下。

“快来看，那不是水叽叽吗？它的学名好像叫青头潜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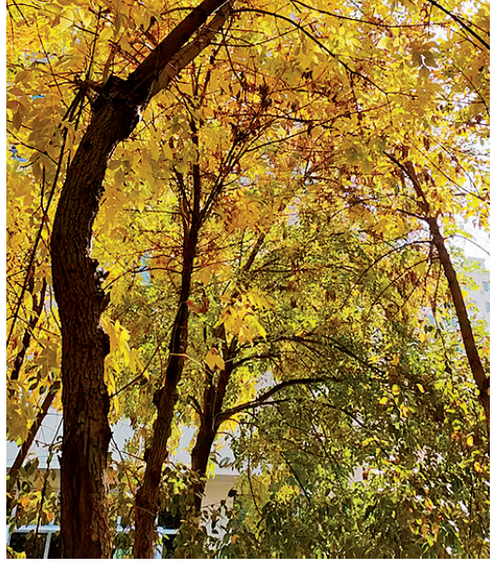
“不对，这边的是斑背潜鸭，那边那一群才是青头潜鸭。它们都是潜水高手，一次能在水下待十多分钟。”

“那远处飞的是什么鸟？”

“振动着翅膀悬停的是红嘴鸥，俯冲下来捕食、体型偏大的是苍鹭。这些都是咱们这儿现在常见的鸟儿，过去几十年很少见，近些年都慢慢飞回来了。”

……

这些年，青逸湖治好了黑臭水体，清了淤，种上了成片的挺水植物，不光鸟儿们回来了，来湖边散步锻炼的人也越来越多。说话间，一阵风裹着芦苇的清香吹过来，水面泛起碎银似的波纹，湖心小岛上，几只水鸟扑棱着翅膀落进苇丛，引得孩子们一阵小声的惊呼。



秋日金叶满枝 茹引田 摄